

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

「将军年谱」



唐凯(1916—1999),原名唐盛文,今武汉市黄陂区人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。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先后任红四军第11师32团营宣传队队长、连政治指导员,江口(今平昌)独立团团团长兼政委、红30军第88师262团政治处主任。1933年夏任88师262团政委,后任红31军第93师271团政委。参加了鄂豫皖历次反“围剿”、红四方面军西征转战、川陕苏区反“围剿”和长征。

抗战时期,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支队长、第3团团团长兼训练处处长、抗大二分校1团团长、冀东军区第16军分区副政委、冀热辽军区支队政委。

解放战争时期,历任辽东军区副政委、第3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、第5纵队副政委、第四野战军特种兵政治部主任。参加了辽沈、平津等战役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历任中央军委民航局副局长、军事工程学院工兵工程系主任、工程兵特种工程设计院院长兼政委、工程兵副司令员。



唐凯将军的女儿唐捷察看父亲珍藏的纪念章。

本版照片均由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拍摄(翻拍)

唐凯：刺在臂上的党徽，是终身信仰



抗日战争时期,抗大二分校部分干部合影,右一为唐凯。



1953年春,时任军事工程学院工兵工程系主任的唐凯(左二)陪同粟裕(左三)参观考察。

■长江日报记者吴瞳

“这些纪念章,父亲从来没有拿出来给我们看过。”今年6月中旬,北京增光路一老小区里,开国将军唐凯的女儿唐捷小心翼翼地 from 书柜里拿出一块有些包浆的防潮布,里面包裹着的,是父亲戎马一生获得的各类纪念章。

唐凯,原名唐盛文,1916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蔡梅店(今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道)。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,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,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“父亲从不跟我们讲自己,他的很多事是我翻史料、找他的老战友一点点打听来的。”唐捷记得,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“活下来的人,没资格邀功”。

长征途中,唐凯三过草地、多次翻雪山,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长年征战的唐凯将军身上留下12处严重创伤,直至生命结束,他体内仍留存着弹片。

把党徽刺上右臂“娃娃兵”破例加入红军

黄陂蔡店地处大别山南麓,丘陵起伏,田地贫瘠。唐凯就出生在这里的一户赤贫农家。

那年月,黄陂一带几度饿殍遍野,穷人家的孩子活下来就是运气。唐家种的几亩薄田交完租就剩不下几粒粮。唐凯小时候放过牛、打过猪草,和哥哥一起挑货到夏店、河口等地赶集。后来经常随母亲在姚家集等村镇挨户讨饭度日。

1927年11月,黄麻起义爆发。次月,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余部72人转移至木兰山,革命火种吹进蔡店,也在少年唐凯的心里埋下了一颗革命的种子。

1929年,黄陂县方梅区少共书记余尧之来到唐凯家,几次长谈和深入考察之后,决定介绍他加入共青团。那一年,唐凯13岁。

也就在那一年,余尧之用针沾着草木灰,在唐凯右臂刺下中国共产党党徽,镰刀、斧头印记伴随了他一生(注:中国共产党党徽现在规范的图案由镰刀和锤头组成,早年出现过斧头)。

唐捷说:“针把信仰刺在了父亲的皮肤上,也刺进了他的骨头。从那时起,党徽就成了他的革命信仰,至死不渝。”

1930年,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展开“围剿”。战火逼近黄陂,14岁的唐凯领着70多名儿童团员追上红军队伍。连长看到他手臂上镰刀斧头图案清晰可见,深为感动,破例收下了这个“娃娃兵”。同年,唐凯正式参加工农红军,1931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。

此后几年,他在红四方面军的队伍里历练。1935年,年仅19岁的唐凯已是历经战火考验的红军团级政委。

受伤后指尖触到印记 坚定活下去

1935年3月底,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。时任红31军93师271团政委的唐凯随部强渡,江水冰冷刺骨,木船在炮火中剧烈颠簸。他们上岸后,东岳庙战斗打响。

团部突遭数倍之敌的火力压制,被压在一条山谷之中。子弹从三面山头泼下来,打得泥土飞溅。危急关头,唐凯一把推开团长,吼道:“你指挥部队向山后转移,这里由我负责!”话音未落,他率先跃出堑壕,端起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。

就在更换弹夹的瞬间,他忽觉后脑一凉,眼前一黑,栽倒在地。血顺着他的后脑勺汩汩涌出,浸透了领子。

军医从他后脑取出弹头:再往下偏2厘米就击穿脑干。红军缺医少药,没有麻药。医护人员只能用盐水煮过的纱布为他清理伤口——盐水碰到烂肉的瞬间,唐凯就会从昏迷中猛地醒来抽搐一下,又晕了过去。每换一次药,他就疼醒一次,再晕过去一次。

“父亲经常说,政工干部不冲在前面,战士凭什么跟你上?”唐捷说。

同年6月,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。重伤未愈的唐凯拄着棍子从担架上蹦下来,兴奋得忘了后脑伤口还在渗血。会师是天大的喜事,但他很快发现:中央红军长途转战翻雪山过来,食盐断绝已久。在高原行军,缺盐意味着四肢无力、伤口溃烂、士气低落——这比子弹还致命。

唐凯坐不住了。他带着战士四处打听,在通司帮助下找到一位藏族老猎人。老人指着远处雪山:“山上有一种白色的石头,含碱,可以熬盐。”

唐凯如获至宝。战士们用刺刀撬、石头砸,把白色石头从雪线岩缝里一块块背下山。架起行军锅,吹来灌木烧火,白色石头在铁锅里翻滚,水汽蒸腾。唐凯守在锅边,眼睛熬得通红,每隔一会儿就用手蘸一点尝尝——苦的,碱太大。再熬,再尝。反复过滤、沉淀,锅底终于析出一层白色结晶:是盐。

唐凯用手指捻起放进嘴里。咸的!这个19岁的团政委,像个孩子一样咧嘴笑了。

连续几个日夜熬炼,几袋洁白的盐粒送到中央红军驻地。一位老炊事班长捧起一把盐,手抖得撒了一半,眼眶跟着掉下来:“同志,你知道这东西现在比金子还珍贵吗?”筹盐之后,更严峻的考验接踵而至。

1935年6月,唐凯随左路军进入松潘草地。茫茫泽国,气候瞬息万变,泥沼暗藏杀机。刚进草地第一天,他的部队就有10余名战士和5匹牲口陷入泥潭,顷刻没了踪影。伸手去拉的人,也被一同吞噬。唐凯急红了眼,不断大吼:“遇到下陷,立刻躺倒翻滚!”这条命令,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。

因张国焘错误路线,部队北上出草地后又被迫折返,唐凯第二次踏入草地。这一次,粮食吃尽,野菜挖光了,将士们就煮皮带硬咽。一次筹粮途中,部队遭敌军骑兵突袭,唐凯臀部和腿部中弹,血流如注,无法行走。战士们找来门板,绑上绳子抬着他走。

沼泽地里深一脚浅一脚,两名抬担架的战士体力耗尽,再也抬不动,就把他平放在草地上,一人在前拖,一人在后推。泥水没过了膝盖,每挪一步几乎用尽全身力气。

恍惚中,唐凯的手慢慢移向腰间的手枪,他不想拖累战友。就在指尖触到枪柄的那一刻,他摸到了右臂那个凹凸不平的针刺印记。

“父亲后来跟我们讲:印子还在,命不能交。”唐捷回忆,“他忽然笑,说‘我讨过饭挨

过枪都没死,命硬,歇会儿再走’。”

1936年10月,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。唐凯站在欢呼的队伍中,那一年,他20岁。

面对苏军语言不通 卷起袖子亮出“特别通行证”

1945年8月抗战胜利,时任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唐凯,与司令员曾克林率4000人部队挺进东北。8月30日,部队在苏军炮火配合下一举攻克山海关,打开了八路军进军东北的大门。9月5日,部队坐的列车驶进沈阳南站。

意外发生了。苏军因语言不通、不识八路军着装,将列车团团围住,枪口对准车厢,不准下车。曾克林两次交涉,均因无法证明身份而失败。气氛越来越紧张——苏军开始拉动枪栓,车厢里的八路军战士也握紧了枪。

第三次交涉。唐凯一言不发走上前,猛地卷起右臂的袖子,将那枚刺了16年的镰刀斧头印记,亮在苏军官面前。

“共产党!毛泽东!”他高声喊道。然后,他压低声音,哼起了《国际歌》。

苏军军官凑近端详,脸上的冰霜瞬间融化。这位军官参加过苏联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,一眼就读懂了这枚印记的含义——这不是文身,不是刺青,这是一个人在13岁那年,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刺进肉里的誓言。苏军官官高声惊呼:“共产党!”随即放低了枪口。曾克林见状,补了一句:“斯大林,乌拉!”一场危机就此化解。

“这枚印记,是他长征路上的灯塔,也意外成为东北战场上的通行证。”唐捷感慨道。挺进东北后,唐凯历任辽东军区副政委、东北野战军3纵副政委、5纵副政委、第四野战军特种兵政治部主任,参加了四保临江、辽沈、平津、渡江等重大战役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唐凯的战场换到了建设一线。他先后担任中央军委民航局副局长,与局长钟赤兵联名打报告开辟新中国第一批自营民航航线。1950年,民航飞机“北京号”启用,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“北京”二字。

1952年,陈赓受命筹建军事工程学院,在干部名单上看到唐凯的名字,当即找到罗荣桓:“这个人,我要定了!”

两人的缘分,要追溯到17年前懋功会师时的相遇。当时,陈赓在红一方面军担任军委干部团团长,唐凯任红四方面军二六二团政治委员,两人相遇后一见如故,就此结下情谊。随后的多年征战中,两人尽管很少相聚,却彼此记挂。

此后,唐凯出任军事工程学院工兵工程系主任,又历任工程兵特种工程设计院院长兼政委、工程兵副司令员,参与领导了“两弹一星”基地建设等重大国防工程。

1955年,唐凯被授予少将军衔,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。

“父亲从不炫耀自己。他总说,自己只是个幸存者。那些倒下的战友,才是真正的英雄。”唐捷说。

1999年8月26日,唐凯将军在北京逝世。整理遗物时,家人才发现那些被珍藏了一生的纪念章,安静地躺在防潮布里。而他右臂上那枚印记,轮廓依然清晰——镰刀、斧头,伴随唐凯历经七十年风雨。

「故事」

19年后回家乡 母子相见不相识

1949年夏,第四野战军特种兵部队南进攻,车队驰骋至黄陂姚家集,唐凯坐在车里,望着窗外熟悉的土路、杨柳和小河,心潮翻涌。离家快20年了,当年14岁的放牛伢,如今已是特种兵政治部主任。

车行至镇口,通信兵前来报告:“唐主任,前面的墙上有一张告示是写给你的!”唐凯连忙下车走上前,墙上写着:“唐凯同志,你的母亲在此等你!”

唐凯愣住,心跳如鼓。近20年来,他曾给家乡写过多封信,告诉母亲自己还活着,却从未收到过回音。不一会儿,在两位老乡的搀扶下,一位老太太朝镇中心快步走了过来。

唐凯离家闹革命时,母亲不过48岁,如今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,岁月早已改变了母亲在他记忆中的模样。唐凯定睛一看,眼眶瞬间红了:“妈妈,盛文回来了!”

母亲走到他面前停住,没有号啕大哭,只是久久地不讲话,一时竟没能认出这就是自己的孩子。唐凯再次贴到老人耳边呼唤道:“妈妈,你的儿子盛文回来了!”母子二人相拥而泣。

母亲粗糙的手颤抖着摸上儿子的脸,又顺着右臂摸下去,摸到了他右臂上留下的印记,喃喃道:“这是你13岁时刻下的啊……”

唐凯喉头哽咽,把母亲瘦弱的身体揽进怀里。母亲却摇摇头:“你们更苦啊!我全都晓得呢。”她盯住唐凯头部的伤疤和身上的弹痕,唐凯忙把军帽拉进遮住。周围乡亲唏嘘,母亲轻声问:“同去的那几十个伢子呢?”唐凯低沉地答:“都牺牲了……”

雨悄悄落下来……他陪母亲回老屋,在祖坟前静立片刻,没掉泪,战火让他早已把生死看透。

次日,大军开拔。母亲站在路边挥手:“盛文,去吧,把还在受苦的人解放出来。看到你好好的,我就放心了。”唐凯叮嘱:“娘,别给政府找麻烦。”母亲笑着说:“我又不是傻子!”

1955年,军旅作家周洁夫所著《坚强的人》一书中,记录了唐凯将军与母亲时隔近20年的这次重逢,篇名为《老红军回来了》。

(长江日报记者吴瞳)



扫码看视频